



鶴林玉露

地集 下

六

15  
1168  
6



門 4 5  
號 1168  
卷 6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地集

廬陵羅大經景綸

○啟運宮望祭殿

福州啟運宮在開元寺有宋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賚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



致祭每位用朱盤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  
慈寺後有望發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  
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  
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  
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後音日秩上陵之典禮徒  
切望思絕絕音ス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  
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  
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宋端平初金  
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  
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  
潛借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亡恙與  
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末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

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  
曰梅花香邊躡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  
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  
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  
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求年寄  
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々絲司馬要  
爲元祐赴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

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併相  
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  
南作縣歸新來薦鴉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  
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  
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  
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宋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

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  
允文史弥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溥言  
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  
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  
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  
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大公冊書。  
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  
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  
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  
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一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蒲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沅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真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

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心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太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抹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固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

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  
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  
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  
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芥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  
記謂夏紀贊用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

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  
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  
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  
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宋崇觀間為館職不  
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請  
康召對力論時宰何臬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宋

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德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疑定秦檜勢正炎々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

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澆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  
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  
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  
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巾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

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  
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  
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  
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謹慮也孔明

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  
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  
之謗後土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  
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  
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  
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  
能信之

○有核對答

揚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宋壽皇  
宴因談有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所產容齋番禺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驚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  
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  
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其嘗陋三  
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

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它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揚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

還宅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它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  
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  
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  
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宋靖康之亂柔福帝  
姬隨北狩宋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關稱爲柔福自  
虜中潛歸詔遣老官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  
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頓首曰  
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

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  
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  
江左旣興益壽宜克於禁衛資粧一萬八千緡紹  
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  
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官婢謂  
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  
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

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  
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  
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  
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廟中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

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神  
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  
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任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  
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日樂  
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  
赴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斬黃二守

宋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困黃州詔馮榘援斬黃榘

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再告曰。城陷矣。擁之各軍。纜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宋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

出大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大學。今方出。一儒文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建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讀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朝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二十塊。桂屋梁上。平且用畫叉挑取。一塊即

藏法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  
考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  
困處乏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東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  
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  
苦晚年必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  
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慎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  
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  
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  
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以養德也人之  
受用自有劑量省齏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  
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厚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栢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鍼尉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鍼尉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



丁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  
窳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  
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  
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它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  
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兼心鬱忡々  
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  
它皆做此等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  
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宋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揚誠齋以秘書監  
 退休實為吾邦一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  
 上留詩云揚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  
二字光回環自開二三徑誠齋東園有三二徑其  
宗御書再開二三徑是劍明誠齋奄有頃刻能開七夕花門  
三夕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  
 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  
 山門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ヨキヤリ小隊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  
 去傳貽厥托向田夫野老謔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魯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  
 白石青苔徑也不傳此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宋端平初累辟召  
 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魯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  
 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

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肩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  
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客奴來。伯  
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  
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無金薤。  
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々出  
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  
尤精考訂。有宋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  
為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

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  
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  
慈鶴驚猿辭舊隱。鞭鸞客鳳摠新知。早陳經國平  
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太社令。  
未及有所聞陳奉祠而歸。年僅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  
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  
方平事。獨食風香二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觀佛書  
云。凡諸所襲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檢

宋高祖留高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  
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昌黎云。凡為文者  
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廷晚年日課識  
十五字。揚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弥納芥子。僕即不疑。芥  
子藏須弥。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  
是不訥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荆公詩云。平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

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章謂鵬搏鯨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

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辭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

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  
幼冲矣。然夏人怙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楚之詩，悲哀急迫，及於然  
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听其  
自屏於遠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  
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  
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

息弥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  
夏，猶有慙德慄々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  
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  
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  
密工夫。至武王徃々，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々々，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  
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

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淒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為率オホキ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  
馬游嬉以至鮪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  
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  
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  
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  
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  
希有之事也

續卷之六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  
劉大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今待兒意真代書姜  
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  
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澆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小大皆貴乎智フカ者何隨機應變足  
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弮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

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攢纒復行，衆不敢譴，宋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

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二亭，可盡拆爲新，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其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越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害之，一日內索朱紅草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草，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辨。辛勿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宅皆可辨。唯瓦難辨。幻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真貨簾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宋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

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誦以擢守臨川。兼度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鸞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

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廣  
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  
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  
著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  
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  
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  
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  
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  
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二人陳

名上字係  
光宗庶諱

脩福州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  
 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  
 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  
 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  
 十皆益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

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  
 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  
 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  
 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宋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  
 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  
 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

之々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  
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  
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  
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  
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一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  
能自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  
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吾負國豈

勝言馮君莫笑金椎陋却是申屠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  
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  
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  
用杜詩意

師子駒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sub>ニ</sub>在<sub>ニ</sub>官中<sub>ニ</sub>乃<sub>チ</sub>以<sub>テ</sub>疑似<sub>ヲ</sub>殺<sub>シ</sub>李君羨<sub>ヲ</sub>過<sub>リ</sub>矣則天當時特<sub>ニ</sub>一<sub>ノ</sub>官嬪<sub>ニ</sub>誠<sub>ニ</sub>無<sub>ク</sub>可疑<sub>ノ</sub>之迹<sub>ヲ</sub>然<sub>モ</sub>史載<sub>ニ</sub>太宗有<sub>ニ</sub>駿馬<sub>ニ</sub>曰<sub>ク</sub>師子駒<sub>ト</sub>極<sub>ニ</sub>猛悍<sub>ト</sub>太宗親<sub>ニ</sub>控<sub>シ</sub>馭<sub>ス</sub>之<sub>ヲ</sub>不能<sub>ク</sub>馴<sub>ル</sub>則天時侍側曰<sub>ク</sub>惟<sub>ニ</sub>妾<sub>ニ</sub>能<sub>ク</sub>制<sub>ス</sub>之<sub>ヲ</sub>太宗問<sub>ニ</sub>其術<sub>ヲ</sub>對<sub>シ</sub>曰<sub>ク</sub>妾有<sub>ニ</sub>三<sub>ノ</sub>物<sub>ニ</sub>始<sub>ニ</sub>則<sub>チ</sub>捶<sub>ツ</sub>以<sub>テ</sub>鐵鞭<sub>ヲ</sub>不<sub>レ</sub>服<sub>セ</sub>則擊<sub>ツ</sub>以<sub>テ</sub>鐵撻<sub>ヲ</sub>又<sub>チ</sub>不<sub>レ</sub>服<sub>セ</sub>則以<sub>テ</sub>七<sub>ノ</sub>首<sub>ヲ</sub>斷<sub>シ</sub>其<sub>ノ</sub>喉<sub>ヲ</sub>爾<sub>ト</sub>由<sub>テ</sub>此<sub>ヲ</sub>觀<sub>シ</sub>之<sub>ハ</sub>其<sub>ノ</sub>英烈<sub>ト</sub>猛厲<sub>ト</sub>之<sub>ノ</sub>氣<sub>ヲ</sub>亦

自發露特<sub>ニ</sub>太宗不<sub>レ</sub>之<sub>ヲ</sub>覺<sub>ス</sub>耳<sub>ト</sub>則<sub>チ</sub>天<sub>ノ</sub>後<sub>ニ</sub>來<sub>ニ</sub>駕<sub>ニ</sub>馭<sub>ス</sub>群<sub>ノ</sub>臣<sub>ヲ</sub>專<sub>ニ</sub>用<sub>ス</sub>此<sub>ノ</sub>術<sub>ヲ</sub>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sub>ク</sub>非<sub>レ</sub>木<sub>ト</sub>非<sub>レ</sub>石<sub>ト</sub>無<sub>ク</sub>思<sub>ハ</sub>無<sub>ク</sub>為<sub>ス</sub>揚<sub>シ</sub>敬<sub>シ</sub>仲<sub>ノ</sub>深<sub>ト</sub>愛<sub>シ</sub>其<sub>ノ</sub>語<sub>ヲ</sub>故<sub>ニ</sub>銘<sub>シ</sub>其<sub>ノ</sub>墓<sub>ト</sub>曰<sub>ク</sub>和<sub>ノ</sub>叔<sub>ノ</sub>之<sub>ノ</sub>覺<sub>ヲ</sub>人<sub>ノ</sub>所<sub>レ</sub>未<sub>レ</sub>知<sub>ス</sub>非<sub>レ</sub>木<sub>ト</sub>非<sub>レ</sub>石<sub>ト</sub>無<sub>ク</sub>思<sub>ハ</sub>無<sub>ク</sub>為<sub>ス</sub>蓋<sub>シ</sub>以<sub>テ</sub>為<sub>ス</sub>造<sub>ス</sub>極<sub>ニ</sub>之<sub>ノ</sub>語<sub>ト</sub>也<sub>ト</sub>然<sub>モ</sub>余<sub>ノ</sub>觀<sub>シ</sub>蕪<sub>ノ</sub>穎<sub>ノ</sub>濱<sub>ノ</sub>論<sub>ノ</sub>語<sub>ヲ</sub>解<sub>シ</sub>云<sub>ク</sub>人<sub>ノ</sub>必<sub>シ</sub>有<sub>ク</sub>光<sub>ハ</sub>心<sub>ノ</sub>必<sub>シ</sub>有<sub>ク</sub>思<sub>ハ</sub>聖<sub>ノ</sub>人<sub>ノ</sub>無<sub>ク</sub>思<sub>ハ</sub>非<sub>レ</sub>無<sub>ク</sub>思<sub>ト</sub>也<sub>ト</sub>外<sub>ニ</sub>無<sub>ク</sub>物<sub>ト</sub>內<sub>ニ</sub>無<sub>ク</sub>我<sub>ト</sub>物<sub>ヲ</sub>我<sub>ノ</sub>既<sub>ニ</sub>盡<sub>ス</sub>心<sub>ノ</sub>全<sub>ク</sub>而<sub>シ</sub>不<sub>レ</sub>亂<sub>ス</sub>物<sub>ノ</sub>至<sub>リ</sub>而<sub>シ</sub>知<sub>レ</sub>可<sub>ク</sub>不<sub>レ</sub>否<sub>ト</sub>

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曾思未嘗爲  
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  
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  
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  
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  
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  
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  
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尔生粲爲日

星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  
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顏濱深味禪說故其論  
亦此意。

○養鷄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闔  
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  
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  
性資高邁豈特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  
載外上賴古人書又云羲農去我父舉世少復真  
汲々魯中叟弥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  
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

輩而并薄其人我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  
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蘓檢數為經  
營入相偓怨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  
以此相汚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  
使温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位曰臣得遠貶  
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  
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  
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隊去勢失儀乃下

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上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sub>二</sub>句疊<sub>三</sub>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々淒々葉々同是也。有<sub>二</sub>句連<sub>三</sub>二字者。

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々深聞子規是也。有<sub>二</sub>兩句連<sub>三</sub>二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金玉聲是也。有<sub>二</sub>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々園中柳。盈々樓上女。皎々當窗牖。娥々紅粉粧。纖々出素手。是也。有<sub>二</sub>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々離々屬々。夫々叛々還々。邁々喁々魚關。萍落落月。經宿間々。樹牆垣嶽々。架庫廡參々。削劍戟煥々。銜瑩瑋敷々。花披葉闌々。屋摧窗愆々。舒而

安元々狂似狃超々出猶奔春蠶々駭不懋是也近  
 時李易安詞云尋々覓々冷々清々凄々慘々戚  
 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二婦人乃能翔意出奇如此  
 ○應世守已  
 無可無不可應世法也有為有不為守已法也

○韓璜廉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  
 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纒建臺

即行部詣番禺王憂其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媚  
 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  
 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  
 嘗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  
 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  
 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  
 大作韓跋躒不安王磨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  
 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

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  
 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  
 出韓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  
 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  
 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轎諸  
 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  
 絆索燭瞻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  
 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

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  
 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  
 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老者天下之太老也故各  
 為世間辨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  
 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  
 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者受文王之養平屈

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  
 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塩梅相  
 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  
 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  
 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  
 技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弄龍

宋紹興乙卯以阜禱兩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

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  
 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  
 帛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  
 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  
 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入行太學諸生遂  
 有羅擒虎張弄龍之對

○自警言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

題詩云君恩許歸時一醉傍有梨頰生微瀟謂侍  
 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  
 一身輕歸對黎涓却有情世上無如火欲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  
 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蕪子卿啣雪吹甃  
 踏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  
 子而況洞房綺練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  
 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蕪子卿也近時劉

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日火  
 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  
 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乍不經  
 意惟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  
 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  
 知尤物移入雖大智不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  
 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舉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  
 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  
 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  
 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  
 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  
 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愛  
 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

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  
 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  
 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  
 吾土芳魯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  
 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魯未有考其文而論其  
 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

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  
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  
終峻具華之丞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  
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  
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大白鳳凰  
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  
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  
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

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  
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  
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揚誠齋  
題詩云大資孫子太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  
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  
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窓下  
北窓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母兄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鄰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側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脫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

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二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子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父拚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

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狀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  
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新刊鶴林玉露卷六

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狀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  
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